

苗疆蛊事

南无袈裟理科佛
著



缅甸苗寨遇故旧，
仰光赌石遭杀击。
佛光如虹袈裟龙蛟，
化身麒麟玉传奇。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苗疆蛊事

南无袈裟理科佛
著

4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苗疆蛊事. 4/南无袈裟理科佛著.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520-0383-3
I. ①苗… II. ①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95609 号

苗疆蛊事 4

作 者: 南无袈裟理科佛
责任编辑: 王晨曦 缪宏才
封面设计: 主语设计
插图设计: 天津正东动漫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 720×102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24.75
字 数: 36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0383-3/I·099

定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 | |
|-------|-----------|----|
| 第三十八章 | 村中激战，又见姚远 | 56 |
| 第三十七章 | 火焰焚身，黑衣男人 | 51 |
| 第三十六章 | 傀儡替身，重返格朗 | 46 |
| 第三十五章 | 困境吞枪，小道倒地 | 41 |
| 第三十四章 | 原二结印，白纸化人 | 36 |
| 第三十三章 | 停歇江边，短暂宁静 | 31 |
| 第三十二章 | 神婆发威，古旁暂退 | 26 |
| 第三十一章 | 我辈忍辱，但不折腰 | 21 |
| 第三十章 | 夜走寨西，羊毛如球 | 16 |
| 第二十九章 | 如释重负，暗夜危机 | 11 |
| 第二十八章 | 似是故人，浮出水面 | 6 |
| 第二十七章 | 潭边故旧，白河苗族 | 1 |
| 第十四卷 | 降头术，麒麟胎 | 1 |

苗疆蛊事 肆

- 第五十三章 格朗渊源，诡象丛生
第五十二章 十年为盗，百年为惑
第五十一章 东突西夺，恐怖血池
第五十章 和尚施法，雪瑞破阵
第四十九章 达成和解，奇葩狱友
第四十八章 两次谈话，一道刀光
第四十七章 那一卷的风情
第四十六章 三人相聚，五道有缘
第四十五章 雪瑞提枪，三皇炮锤
第四十四章 树顶暗哨，箭毒凶猛
第四十三章 神婆授蛊，结伴同行
第四十二章 坐封故旧，水池白茧
第四十一章 恍然若失，苗寨问道
第四十章 悬空僧人，杂毛失踪
第三十九章 误中副车，意外之喜

| | | |
|-------|-----------|-----|
| 第六十八章 | 七星剑阵，黑天伏法 | 203 |
| 第六十七章 | 山穷水尽，强援来袭 | 198 |
| 第六十六章 | 决战来临，黑天出现 | 193 |
| 第六十五章 | 小道杀蛟，雪瑞失惑 | 188 |
| 第六十四章 | 通道炸断，小道发飙 | 184 |
| 第六十三章 | 盗中金蚕，降中飞头 | 179 |
| 第六十二章 | 互诉离别，那一巴掌 | 174 |
| 第六十一章 | 千里遥系，黄金传说 | 168 |
| 第六十章 | 拯救囚女，白室生变 | 164 |
| 第五十九章 | 兵分两路，蒙面教徒 | 160 |
| 第五十八章 | 小叔斩魔，小道消息 | 155 |
| 第五十七章 | 武伦凶狂，巴通圆寂 | 151 |
| 第五十六章 | 蛟龙出水，佛光顿悟 | 146 |
| 第五十五章 | 百兽奔腾，群友聚首 | 141 |
| 第五十四章 | 血池生魔，老友救场 | 136 |

第九章 直觉和线索

第八章 报警

第七章 失玉

第六章 寻访铁齿神算刻

第五章 裂魂

第四章 雨红玉髓

第三章 三叔醒转

第二章 萧家

第一章 花生米

第十五卷 两个朵朵

第七十二章 寥寥故旧，麒麟消息

第七十一章 重返苗寨，神婆赠丹

第七十章 原二哼歌，临终托付

第六十九章 般若高歌，师兄走远

264

259

254

249

244

240

235

229

224

224

220

216

212

207

第四章 问情

第三章 病房里的鬼水母

第二章 乡下酒席

第一章 奶奶故去，千里奔丧

第十六卷 锤骡子的逆袭

第十七章 「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

茫江浸月

第十六章 小妖朵朵强势归来

第十五章 小情爱情故事

第十四章 临时工与堂妹子

第十三章 两块钱的自助餐

第十二章 黄大仙有三宝

第十一章 创新黄大仙

第十章 贼王传人猴三

320

315

311

306

306

301

296

292

287

283

278

274

269

| | |
|------|-------------|
| 第十六章 | 失足 |
| 第十五章 | 所谓童子尿 |
| 第十四章 | 吴临一，阴蛇盗 |
| 第十三章 | 堵门熏烟，红布透火 |
| 第十二章 | 坡下传来的惨叫 |
| 第十一章 | 青山界，我们来了 |
| 第十章 | 奔波忙碌，治病救人 |
| 第九章 | 天亮之后 |
| 第八章 | 死神来了 |
| 第七章 | 矮骡子卷土重来 |
| 第六章 | 连环凶杀案之黑夜降临 |
| 第五章 | 连环凶杀案之第三个死人 |

| | | | | | | | | | | | |
|-----|-----|-----|-----|-----|-----|-----|-----|-----|-----|-----|-----|
| 325 | 330 | 335 | 340 | 344 | 349 | 354 | 359 | 365 | 370 | 375 | 380 |
|-----|-----|-----|-----|-----|-----|-----|-----|-----|-----|-----|-----|



第十四卷

降头术，麒麟胎

第二十七章 潭边故旧，白河苗族

我和杂毛小道在附近隐秘的地方，各找了一棵斜叶榕的树杈子，爬上去休息。

这斜叶榕有十多米高，根茎处由许多手臂粗细的藤条组成，人骑坐在树杈子上面，正好被茂密的绿叶给遮挡，而我们正好居于高处，即使地面发生任何异常情况，也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因为有金蚕蛊在，我们也不用担心这林子中最容易出现的毒蛇和巨蟒，或者别的什么虫子毒物，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光临。

而且它还可以给我们当哨兵，随时提醒我们敌人的接近。

于是，我把金蚕蛊叫了出来，让它自由行动，只是需要给我们预警。

这山林中的食物比城市里要多无数倍，肥虫子自然高兴得要命，拼命地点头答应。我也放宽了心，抱着斜叶榕的枝干，跟对面十米远的杂毛小道挥了挥手，然后沉沉睡去——我需要至少三个小时的充足睡眠，不然，即使勉力行走，也不能够有良好的体力，处理随时发生的危机情况。

睡梦中的时间不知道过了多久，当我隐约听到有水花的声音传来时，脑子一激灵，便清醒过来。我睁开眼睛，透过树枝的间隙看去，却见到那个小潭边，出现了好几个人。

总共四个人，三个女人一个男人。女人全部都穿着我熟悉的蓝黑色粗



布右衽上衣、青素百褶裙系围腰，头上还缠着蓝色的头巾；而那个男人，则穿着藏青色的对褂和无直裆大裤脚筒裤。之所以说我熟悉，是因为她们的穿着，是很浓郁的苗族服饰，特别是女人们头顶扎头巾的方式，能够让我一眼看得出来。

只不过，在我老家里，穿这样民族服饰的人越来越少了，即使在乡下的村寨里，也只有上了岁数的老人家，舍不得丢掉以前的衣服，才偶尔穿一穿，不然就是那些搞旅游的民俗风情村寨里，穿着银饰盛装的民族服饰，供人观赏。

然而我眼中的这四个人，却是正正经经的生活常用服。

这就奇怪了，在这缅甸山区的茂密林子里，怎么会出出现这么几个穿着苗家服饰的人呢？她们都是提着木质的背篓桶（一种盛水工具），用木勺一瓢一瓢地往背篓桶里面装清潭中的水，几个女人还叽叽喳喳的调笑着，那个男人有点沉默，在旁边稳着背篓桶。他个子不高，腰间插着一把碎布缠绕的刀子，黑色的，看着似乎很沉重。

他们，应该不是善藏法师那一伙人，而是这大山中的山民吧？

我们贸然跑进这连绵不绝的山中来，一点情况都不了解，是不是要上去跟她们接触，然后探听一番呢？这样子，多少也了解一些状况，白天好走出这大山，不至于迷了路。不过，她们若是不可靠，转身把我和杂毛小道卖给了善藏法师那一伙人，那就有些不妥了。

我抬起头，看向了十米外的另一棵斜叶榕去，只见杂毛小道也在看着我。

他似乎明白我的顾虑，看着我询问的目光，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我把枪挂在枝丫上，从树上滑了下来，小心地往清潭处走去。我和杂毛小道并没有隐藏身形，一出现，立刻引起了那四个人的警觉，他们本来是蹲在潭边舀水的，现在全部都站了起来，那个男人还把手放到了腰间，一脸不安地看着我们。

我长期在苗疆成长，虽然平时不讲苗话，但是总是听着我母亲和外婆这些长辈说话，多少也还是知道一些日常用语的。虽然苗族打招呼一般也说“吃了没”，但是并不适合此情此景，我只有硬着头皮走上去，跟这三男一女



打招呼,说道:“蒙雾……”

“蒙雾”在苗话里面是“你好”的意思,如果他们是苗族的话,一定会听得懂的。

果然,我这一句话出口,他们几个人的脸色都不由自主地放松了一些,身体也舒展下来。那个男人往前一步,然后说了长长的一段话。我并不懂太多的苗话,也说不出复杂的来,他的话语中,我也只能勉强地听出几个词语:“你们”、“来这里”、“中国”……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接不下去了,只有用晋平的方言说明——我不会讲太多的苗话,但是我是正宗的苗族人。男人有些诧异地看着我,好一会儿,他才用有些生硬的云南话问我:“你们是中国人?跑到这里来干嘛?”

我是谁?作为一个曾经的保险销售,借口这东西自然张口即来。我便说,我们是中国人,来这里是对缅甸的雨林植物进行调查研究,准备分门别类整理好,然后用来出书写论文,只可惜我们在昨天的时候,碰到了一条大蟒蛇,结果我们就跟向导失散了,在丛林里面迷了路,找不到回去的道路了。

男人点点头说,哦,原来是这样。他转过头去,把我的这一番说辞用苗话讲给三个女人听。她们听到了,表情都放松下来了,笑,然后跟这男人说了几句话,男人不住地点头,然后告诉我们,她们要请我们到寨子里面去做客呢。我和杂毛小道都露出了高兴的笑容,说:“好呢,我们在丛林里面转了一个夜晚,困死了,正求之不得呢。”

三个女人把四个背篓桶的水装满,然后相互帮忙,放在背上站起来。男人谢绝了我们的帮助,也背上了这个大大的木桶,然后一边跟我们说着话,一边往西北的方向走去。

通过交谈,我们知道这个男人的汉名叫做熊明(即苗族十二大姓中的“仡雄吾”),他们几个是附近寨黎村子的人。寨黎村是一个苗寨子,他们的祖先最早是云南白河苗族的分支,在明朝中叶的时候,从国内迁徙到此,并且一直繁衍生息下来。

寨子的人世代过着自给自足的闭塞生活,在山林中开垦着土地,种玉米、稻谷、香蕉和土豆为食,很少有人走出山外去,再加上这些年附近都在打仗,他们更是少与外界交流——当然,也不是说没有交流,至少熊明便到过



大其力,也知道现在的大概局势。

不过,那些都与他们这个与世无争的寨子,没有任何关系。

他们生长于斯,繁衍于斯,死后,与这山林融为一体,世世代代,连绵不绝。

熊明的云南话说得并不利索,而我的晋平话跟云南话又有一些差距,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的交流。他是一个健谈的人,刚才的沉默只不过是暂时的休息而已。从那小潭到寨黎村有差不多四里路的距离,我们一直在热切地聊着天,我从中也探听到不少的消息。

比如西南方向有个叫做错木克的村子,是有名的长颈族,他们村子的和尚很厉害……

比如往北有一个黑央族的聚集区,唱歌不比侗族大歌差……

比如黑央族旁边有一个叫做王伦汗的大毒贩子,有好大一片种植鸦片膏子(罌粟)的林园,他跟几个地方的人关系都很好,而且手头还有部队,经常来他们寨子拉人……

来到了寨黎,我看到了熟悉的吊脚楼。这是一个还算是大的寨子,在向阳的斜坡上错落分布着上百家的房子,外观陈旧,有吊脚楼,也有缅甸常见的茅草屋,看样子并不是很富裕,有着让人心中沉闷的贫穷。不过能够看见鼓楼和打谷场,这些倒是和国内一样。

有梯田从山下一直蔓延到山上,水亮亮,在这阳光下,格外漂亮。

一道蜿蜒的小溪水从寨子的西北处流过。

我指着那溪水,问熊明:“既然那里有水,为什么你们还要跑到几里地远的那个水潭里去背水呢?”熊明咧嘴一笑,露出了一口的白牙:“你们是不知道吧,那个潭子,本地人喊它叫做福龙潭,有人说在里面看到龙咧,喝了那里的水,精神百倍,长命百岁呢!——这寨子里有三个百岁老人,都是托了那福龙潭的福分呢……”

我们往前面走,正准备进寨子,杂毛小道拉住了我,我不解,看着他。杂毛小道跟熊明嘿嘿地笑,说,老乡,我们这次来,跟错木克村子的那个和尚有点误会,他还喊了一伙拿枪的人来找我们麻烦呢,你们要是跟他们有来往的话,我们就不进寨子了……

熊明愣了一下，眼睛眯了起来。

他沉默了好久，然后问我们到底是不是到林子里来科学考察的。我点头说是。他又问我真的是苗族的？我点头说是，他叫我张开嘴，让他看看我的牙齿，我依着照做。熊明看了一阵子，然后笑了，说，既然是我们苗家人，到家了，不进门喝一碗油茶，怎么能放你们走呢？莫说是碰到错木克的老和尚，就是王伦汗，他也不敢到寨黎里面来撒野的。

熊明拉着我的衣袖往里走，说，走嘛，里面还有两个也是从外面来的人，说不定你们还认识呢，进屋里头去，先喝碗油茶。



第二十八章 似是故人,浮出水面

熊明的热情,让我们有些不好意思拒绝。

说实话,由于受到的教育不一样,我对中华民族的认可,远远高于苗族,一直以来,也为是一个中国人而骄傲,少数民族的身份给我带来唯一的好处,就是高考时多了二十分的加分,可我还偏偏没有利用上。甚至,我至今为止,都还不能够熟练地运用苗话。

当然,这与社会大环境有关,我们是被熟化的苗族,要想摆脱贫困,便没有选择。

然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个远离祖国、东南亚的深山老林子里,竟然有人因为我的苗族身份,便不顾忌错木克村的那个善藏法师的压力,将我留在这里。这份感情如果是真挚的话,无疑让我感动。我看了一眼杂毛小道,他点了点头,说要得,是要去吃一碗油茶的。

于是,我们顺着发黄的道路,往寨子里走去。

由于是在雨林之中开辟的寨子,所以成片田地并不多见,都是东一块西一块的,扣扣索索不利落。这里的建筑大多是吊脚楼,但是屋脊的角度一般都比较陡,倾斜,利于雨水的排除。熊明的家在寨子进去的第三家,另外三个女人则背着水离开,熊明朝一个年长一些的女人喊了几句,然后回头过来跟我们解释,说让她去喊寨子的头人。

熊明家的房子算是寨子中比较新的,楼板看着也没有烟熏火燎的黑旧。

我们进到屋,直接来到灶房里。他扯着嗓子喊了一声,“吱呀”一声响,木门被推开,走进一个瘦小的女人,那是他婆娘。熊明让他婆娘去准备做油茶,然后让我们在灶房里,围着火塘坐,他端了几个糙瓷碗,又从柜子里翻出





一个陶罐子，打开，有酒香飘来。

熊明把酒给我们倒满，说这是家里面的苞谷酒，来了客人，要喝三碗的。

说完，他一口饮尽，然后看着我们。

我看着碗中黑黄的液体，也没有多说，一口喝完。这酒看着不怎么样，却有些烈，回味也绵长。我们一连喝了三碗酒，还没说几句话，听到堂屋的楼板在响，然后木门被“吱呀”一声推开，走进三个人来。

见来人了，熊明立刻站起来，朝这三个人一一打招呼，然后双手合十致礼。

我和杂毛小道也站起来，看向来人：当先的是个六十多岁的长者，须发皆白，包着藏青色的头巾，双手如同枯木；旁边的是一个老太婆，撑着一根竹棍，稀疏的头顶挽一个小小的螺髻，看上去就像一个日本武士；而最后一个中年男人，骨骼粗壮。

老太婆张嘴说着什么，她没有几颗牙了，左手食指伸到嘴里去含着，然后在熊明的额头上画了一个符号。熊明连声感谢，然后用云南话给我们介绍，说这个是他们寨子的头人黎贡，这个是神婆蚩丽花，这个是他叔叔熊付姆。

然后，他直接将我们遇到的麻烦讲给了这三个来人听。

他们仔细听着，我则好奇地看着旁边这个叫做蚩丽花的老太婆。之所以关注她，是因为她跟我外婆一样，都是苗寨子里的神婆，而且给我的感觉，竟然有一些隐隐的相似。三个人听完了熊明的描述，头人黎贡，也就是那个六十多岁的长者打量着我，然后问了一些关于我家乡的问题，我虽然奇怪，但还是一一作了回答。

最后，三个人当着我的面，用苗话商量了一下，便嘱咐我们这几天不要出门，如果有人过来找麻烦，他们自己应付便是。说完他们要走，熊明拦着，说，既然来了，喝碗油茶再走嘛。黎贡笑了，说，要得，不过村子里还是要通知一下的。便让熊明他叔熊付姆去通知一下那三个女人，不要乱说出去。

熊付姆点头出去，其他两个人搬了木块做的矮板凳，坐在火塘边跟我们聊天。

黎贡这个老头喜欢吹牛波伊，摆起他们这一族的历史来，滔滔不绝，不



过这一套大概也就是熊明给我讲的那些，其中的筭路蓝缕，老头儿讲得颠来倒去。而那个蚩丽花，则不时地笑，露出一口没有牙的嘴巴，笑眯眯地看着我和杂毛小道。

我有些奇怪，这个村子为什么敢收留我和杂毛小道？

要知道，善藏法师和他的那一伙不明来路的同伴，可都是狠角色，寨黎村跟错木克相隔也才几十里路程，虽是山路，但是多少也应该知道一些厉害，为什么还如此淡定，几个人围着火塘等待着熊明的婆娘，把油茶弄好呢？

他们似乎并不关心善藏法师的报复，而更关心那油茶什么时候熟。

聊着天，蚩丽花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来，说前两天寨子里来了两个外乡的姑娘崽，不晓得你们认不认得到哦？她这么说，我们倒是来了一些兴趣，说，长什么样子啊？

蚩丽花往外面叫了几句话，跑进来一个光屁股的小孩子来。她让这个小孩子去她家，把那两个小姐姐找过来，小孩子听完，头也不回地跑开了去。过了十来分钟，我们听到堂屋的楼板在响，接着门被推开，走进两个让我和杂毛小道都诧异万分的人来：雪瑞，和她那个长相英气的女保镖，一个叫做崔晓萱的女孩子。

我们进山之时，李家湖跟我通话的时候还在说他女儿雪瑞和堂弟李致远，并没有返回香港，而是失踪了的事情，这个消息让我们头大了一圈，当时若不是没有任何音讯，说不定就折转返回仰光去帮忙找寻了。然而人生往往充满了意外，没想到，我们居然在大其力北部的深山老林中，又见到了雪瑞。

不光是我们，雪瑞和崔晓萱也十分地惊奇，雪瑞大步跑到我们前面来，紧紧拽着我和杂毛小道的衣袖，惊喜地说：“陆左哥，萧大哥，怎么会是你们……你们怎么在这里？是专门过来找我们的么？”由于感觉十分的突然，她的话语说得颠三倒四，竟然有些颤抖，眼角居然还流出了激动的泪水来。

我站起来，伸出另外一只手，摸了摸雪瑞的头发，没有回答，反问她们怎么到的这里。

不问还好，这一问，雪瑞居然抽噎起来。而女保镖崔晓萱则一副欲言又止的表情，急得我一阵蛋疼。神婆蚩丽花从旁边拿了两个凳子过来，摆在火